

# 一把算盘映初心

君羊

周末在家大扫除时,我又拿起书柜中的那把算盘,拂去檀木算盘梁上的微尘,指尖触碰的珠粒似乎仍留着父亲掌纹的温度。这把跟随父亲大半生、又伴我辗转三十余年的算盘,它不只是一个老物件,更是父亲——一名老共产党员,一生公道正派、严谨务实、一心为民的精神信物,时刻激励着我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。

我的父亲,是一个能双手同时打算盘的人,三盘清(三次拨珠完成加减乘除)、七盘清(七次拨珠清盘复位),三五分钟之间,双手拨出两个算盘的算珠一模一样,被村里人敬畏地称为“左先生”。每到秋收夏种,村集体核算工分账目时,便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。噼啪声如骤雨叩窗,父亲端坐

条桌前,两把油亮的算盘一左一右。对面出纳连珠炮似的念着“化肥三百二,工分十五个……”,父亲口中低应复述,目光如炬,紧盯算盘,额角微汗,手臂悬空,十指如飞,在两把噼啪作响的珠阵间精准穿梭、上下翻飞。出纳那边数字念完,父亲这边两盘珠数已然停稳,分毫不差。偶遇两盘结果稍异,父亲必眉头微蹙,沉声道:“再念一遍。”待核对无误,才点头确认。但我每次陪在父亲身边看到的,都是一致的。每每这个时候,旁边都会响起阵阵掌声,有人惊叹:“左先生,你怕是真的有两个脑壳哟!”

乡亲们惊叹他的“神技”,更敬佩他的人品。作为村里的会计,父亲手握集体的“钱袋子”“账本子”,却始终把公道二字刻在心

上。他常说:“打算盘,打的是数字,算的是良心;当党员,守的是规矩,担的是责任。”面对集体账目,他一丝不苟,绝不允许半分模糊、半分差错;面对乡亲们的疑问,他耐心解释、明明白白,用一把算盘算出公平公正,算出党员的清白口碑。

上学了,父亲给我买了一把小算盘。那昏黄的油灯下,父亲粗糙的大手覆在我的小手上,带着我在小小的算盘梁档间摸索,教我拨弄算珠、熟记口诀。“一上一,二上二”的韵律里,藏着他对我的教诲:打算盘要手、眼、心并用,做人做事更要专心、细心、公心。他没有豪言壮语,却用一辈子的坚守告诉我,共产党员的“算盘”,从来不是为自己算计,而是为集体算账、为乡亲谋

利;共产党员的初心,就像这稳稳的算盘梁,不偏不倚。

如今,父亲已离开我们一年多,但那把算盘依旧静静躺在书柜里。每当我凝视它,耳畔仿佛又响起熟悉的噼啪声,眼前又浮现出父亲专注算账的身影。这把老算盘,算的是过往的账目,更是一名老党员一生的忠诚与担当;它留下的,不只是精湛的技艺,更是公道正派、严谨务实、一心为公的红色家风。

一把算盘,一颗初心;一生坚守,一世清白。作为一名党龄近30年的老党员,我将永远珍藏这把精神算盘,传承父亲身上的党员本色,以严谨之心做事,以公道之心待人,以赤诚之心为民,让老党员的精神之光,在新时代熠熠生辉、代代相传。

## 青春之诗

龙檀石

青春的厚薄，  
我无法丈量，  
恰如分不清奔赴或归航。  
鹰角亭下的粼粼细浪，  
北园楼上的满眼风光，  
早已藏进书架里的那番诗笺，  
翻得皱巴巴的。  
便只管循着局促不安的笔迹，  
回味青春的彷徨。

青春有青春的结局，  
无须终日企望，  
也不必暗自忧伤。  
晨曦初露时的光芒万丈，  
余霞成绮后的惟余莽莽，  
都是青春的本相。  
叩开灵魂的殿堂，  
誓要将所有的命运徒手掰碎，  
撒向辽阔的澎湃的海洋。



●林边河岸紫云来

熊军武 摄

## 未落的风箏

任梦瑶

备战了大半年的考试,终于在上周结束了。走出考场时,我没有想象中如释重负的感觉,反而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,不知道该往哪里使劲。回到家,把堆满书桌的各类卷子 and 笔记收进柜子里,无意中瞥见书架上一排书中一本看起来“有些年头”的书——《追风筝的人》。

这本书我很早就听说过,大概是在某个读书博主的推荐里,又或者是朋友圈里朋友的分享。一直没读,总觉得它不属于那些可以被碎片化翻阅的零碎时间。而现在,考完了,脑子空空的,我想,正好,就当放松。

起初的阅读是轻松的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喀布尔,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他忠诚的玩伴及仆人哈桑,斗风筝比赛,窄巷里的童年,一切都带着异域风情的暖色调。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,远远地看着这两个男孩的人生,甚至觉得有些温暖。

转折来得猝不及防。

哈桑为阿米尔追到了那只蓝风筝,却在巷子里被恶少阿塞夫拦住。阿米尔躲在拐角处,看着一切发生——哈桑的沉默,阿塞夫的狞笑,然后是那个将一切都撕裂的时刻。他看见哈桑的眼神,看见他攥紧风筝的手,看见他选择了承受而不是交出那只“阿米尔少爷赢得的风箏”。

而阿米尔,他一动不动,不敢出声,最后转身跑开。

我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书继续往下读。阿米尔用栽赃的方式逼走了哈桑,而哈桑什么都知道,他知道阿米尔在陷害他,他看着阿米尔的眼睛,说“是”,他选择了成全。读到这里,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不仅为哈桑难过,也为我自己难过。因为我就在那个瞬间无比清晰地意识到,我永远做不到哈桑那样坦荡,而我和阿米尔,才是同一种人。

我也有过一个让我至今羞于启齿的瞬间。那件事和阿米尔的故事不一样,没有那样的巷子,没有那样的暴力场景,但本质是相同的——在一个需要我站出来的时刻,我选择了沉默。而我沉默的原因,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考量,仅仅是自私。我怕失去什么本就无关紧要的东西,于是我假装没看见,

假装这件事与我无关。

那件事,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。因为说不出口。每一次话到嘴边,那个瞬间的细节就会涌上来,让我想起自己当时是怎样计算利害、怎样充耳不闻、怎样在一秒钟之内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背弃。我鄙视那样的自己。

所以当我读到阿米尔在多年后接到拉辛汗的电话,告诉他“这里有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”时,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读下去的。

阿米尔回到了喀布尔,得知哈桑已经死去,得知哈桑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,得知那个被他背叛了一生的人,至死都没有说过一句关于他的坏话。

他去救哈桑的儿子索拉博,在阿塞夫的铁拳下被打得面目全非,却在剧痛中放声大笑。

他在笑什么?

我想,大概是因为,他终于不用再躲了。那个他逃避了半辈子的巷子,他终于走了进去。

故事的最后,阿米尔带着索拉博在美国的草地上追风筝。他像个孩子一样奔跑,对着那个沉默的男孩喊出那句哈桑曾对他说过的话——“为你,千千万万遍。”

我想,阿米尔找到了他的路。那我呢?

我至今没有向那个人道歉,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和他道歉的机会。有些话在心里放了太久,已经结了一层硬壳,我以为时间会把它磨掉,可它一直都在。但阿米尔让我明白一件事情——那条“再次成为好人的路”不是为了别人原谅你,甚至不是一定要的那个人说出来,而是为了让你自己重新有资格站在镜子面前。

阿米尔用半生学会了一件事——做一个好人,不是从不犯错,而是愿意转身面对自己犯下的错。

我也想做这样的人。

这本书,原本只是我考后放松的消遣,但它却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我最不愿看见的那部分自己。我知道我没有哈桑那样纯真的勇敢,但我至少可以学习阿米尔,学习他最终迈出那一步的勇气。也许有一天,我也能找到我的那只风筝。

然后,为它,千千万万遍。

## 记忆里的那些趣事

尚庆朝

在泛黄的记忆相册中,总有一些片段,宛如跳跃的音符,奏响生活的诙谐乐章,让人每每忆起,便忍俊不禁。20世纪90年代,我还是个二十多岁、朝气蓬勃的小伙子,身边有个三十出头的同事,大家都亲切地称他“亮哥”。亮哥就像一颗开心果,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带来阵阵欢声笑语,温暖着我们的心田。

亮哥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在他居住的老旧小区里,邻里间充满着质朴的生活气息。有位邻居把无人打理的绿化带的杂草清理干净,种上了蔬菜。那些蔬菜在邻居的悉心照料下,茁壮成长,一片生机勃勃。一天清晨,邻居下楼遛弯,发现有个单元的排水管道水流不止,仔细一看,原来是不知哪家太阳能上水时忘了关阀门。热心的邻居赶忙从小房拿来水桶,接满水后就去浇灌自家的菜园。浇完自己的,还不忘帮其他有菜地的邻居接水。太阳渐渐升高,水流依旧。邻居一边忙活一边自言自语:“这是谁家呀,这么粗心,上水都忘了关阀门。”等忙完回到家,她才猛然惊觉,忘记关太阳能阀门的竟是自己。后来和小区邻居聊起这件事,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,她自己也不住为此糊涂事儿笑出了声。

亮哥不仅故事讲得有趣,他自己的

经历更是充满了欢乐。有一回,我们到外地出差。事情办完时已近晌午,饥肠辘辘的我们打算在县城找一家经济实惠的饭店填饱肚子。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,一家新开的饭店映入眼帘。两层的小楼,窗明几净,看起来十分清爽。我们把车停在路边,走进饭店,服务员热情地引领我们到二楼的单间。

两人点了一凉一热两个菜,外加两盘炒饼。盘子小巧精致,菜量不大,但刚好能吃饱,也不会造成浪费。吃完饭,恰逢服务员给另一桌客人上菜,我们便叫住她结清了餐费,坐在餐桌前稍作休息。这时,亮哥突然神秘兮兮地凑过来对我说:“咱们一起跑到外面去!”我满脸疑惑,忙问:“为啥呀?”亮哥故弄玄虚地说:“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”

趁服务员去了别的单间,我们迅速起身,从二楼跑到一楼,然后朝着门外撒腿狂奔。身后立刻传来另一个服务员的呼喊:“有人跑了,快拦住他们!”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听到喊声,也紧跟着追了出来。跑了几十米后,我们停下脚步,后面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。

亮哥转过身,双手叉腰,佯装生气地大声质问道:“你们为啥追我们?”“你们吃饭不结账,还有理了?掏钱!”服务台的工作人员理直气壮地回应。亮哥立刻

## 低头的惊喜

张升航

现在低头,能看见什么呢?”此刻,她显然来了兴趣,慢慢低下头去,找了一圈后指着地面告诉我:“爸爸,有石头,小草。”

我笑了笑,冲她竖起一个大拇指,牵着她的手往公园深处走去。我选了一处阴凉地,蹲下来,拿出相机装上微距镜头,对准草从里的一处蜘蛛网;小家伙也学我的样子,举着她的小相机,在一旁有模有样地观察,时不时按下快门。阳光透过树冠洒下斑驳的光影,照在她的侧脸上,安静又专注。

正拍着,女儿突然兴奋地喊起来:“爸爸,快过来!我发现桑果了!”

“桑果?”我来过这个公园很多次,花鸟草木都大致有数,从没见过有桑树呀。正纳闷时,她已经跑到我面前,一把拉住我的手,把我往草从那边拽。我被她拽着踉踉跄跄走了几步,低头一看,什么也没有。“爸爸,走过头了,慢一点嘛。”她放慢脚步,反过来拉着我往回折返。最后她蹲下来,指着一丛绿植的根部,像宣布重大发现似的:“爸爸,你看!在这里!”

我蹲下身,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拨开层层叶子,在拉拉藤、牛筋草杂乱交错的缝隙里,竟然真的藏着一颗红彤彤的果子。不是桑果,是蓬蒿,一种酸酸甜甜的果子。“你也太棒了吧!这都能被你找到!”我一边夸赞,一边伸手轻轻摘下那颗果子,递给女儿。她放进嘴里尝了尝,

眼睛一下子就亮了:“好好吃!爸爸你辛苦了。”我心里一暖,不知从何时起,每次我为她做什么事,她都会认认真真加上一句“你辛苦了”。

尝完果子,我们又拍了一会儿照片。往停车场走的路上,我忍不住问她:“今天有什么收获吗?或者说咱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世界,比如,低下头,你发现了什么呢?”女儿想都没想,脱口而出:“我看到了果子!”

我笑了。的确,对孩子而言,这不过是一次无意中撞见的小惊喜。她现在大概还讲不出什么大道理,也不知道“视角”和“观察”的意思。但我想,作为父亲,只要她觉得某件事情有意义、有趣,能让她在草从里屏住呼吸、瞪大眼睛,那就是最大的收获。

当然,这次“探险”也不是没有代价。小家伙的胳膊和小腿上被蚊子叮了好多包,回家路上一直挠个不停。而我呢,刚推开家门,迎面就是孩子妈的一句:“你俩下午跑哪儿去了?一身的蚊子包,也不涂点驱蚊水!”

我被“训”了一顿,但心里是甜的。就像那颗红红的蓬蒿一样。

